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

二十六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公劄

漢陽申朝省築城事

幹一介庸愚無足比數誤蒙拔擢躡昇郡符朝夕思念無以報塞漢陽爲郡民淳事簡一意撫摩或可逃責然旣叨專城之任則當思固圍之謀訪之故老察之形勢則最關利害而不可不預圖者無城壁之可恃也考之圖志漢陽舊有偃月城今其蹤跡皆無存者則昔固嘗有城矣國家講好息民胡運日衰邊郵寧靜固無他虞

北光卷

一

然州郡之有城猶人家之有牆壁家無牆壁雖無盜賊何以爲家況設險守國思患預防當無事之日不可不爲有事之備本軍地雖近江旁亦多水然齊安江陵皆近江皆有城武昌池陽皆在江南亦有城何獨漢陽而無城其旁故多水澤然冬月淺涸亦不足恃況其爲地雖非極邊而實則武昌唇齒吳蜀咽喉南人得之則恃爲捍蔽孫氏都武昌使魯肅守漢陽是也北人得之則武昌不能自立漢陽守臣李恕屢以舟師敗鄂人是也蓋大江東下雖若可恃然東有

陽羅汭西有劉翁洲最爲淺狹頃刻可渡乃敵人必窺之地古之爲國守在四鄰賊入吾腹則無及矣故築漢陽之城不惟可以守漢陽而亦所以蔽武昌也開禧丙寅虜騎圍安陸破竟陵漢陽之民逃奔江南者大半武昌之人日夜望漢陽之烽火以爲安不向非漢川之民結集義士固守南河與虜血戰則事未可知使漢陽有城虎視江濱孰敢越吾境而爲寇耶京口之有瓜洲所以通淮浙往來之道武昌之視漢陽猶京口之視瓜洲也瓜洲有城則師之出入皆有

九卷

二

所恃武昌之師自漢陽而濟者絕江之後便無駐足之地比其反也前有長江之阻後有敵人

之慮武昌之師不敢久駐江北者無城故也使漢陽有城卒有緩急移武昌之屯數千人以守之或出或入從容整暇察敵伺便乘機應變壯荆襄之聲勢爲諸郡之應援計未有急於此者矣瓜洲非郡尚不可無城而況漢陽古之沔州衝要之地乎此則城壁之不可以不築也觀其地勢他郡城壁有難修築者有雖修築而不足爲險者惟漢陽地勢其北依山其南瞰江東西

有湖皆自然之天塹無湖無江之處十之二三耳向使經方雖郢之石城亦無以加郡城之南皆汳江堤岸每歲修築率費二三千緡而城居之民常凜然有爲魚之患築城之後則每年可免修堤之費而向憂墊溺者可以安枕而無虞矣是又一舉而兩利也又嘗令壕寨官計其丈尺工料則爲城不過六七里爲費亦數十萬緡諸郡築城例役大軍大軍一出跋涉稍久不無勞費漢陽武昌兩郡相望以武昌所屯之兵築漢陽之城士卒無久出之勞州郡減增券之費與築他郡之城其難易大不侔矣 朝廷近年以來留意守禦所在州郡修築城壁無非爲堅固不可拔之謀今築漢陽之城其關於利害甚切其爲勢甚固其爲費甚省亦何憚而久不爲此翰庸繆書生不足以知當世之務然參之衆論不敢自默欲之行下制司總所轉運司公共相度庶幾究見事實以爲永久之計然翰生平艱苦爲貧而仕齒髮衰頽禍患銷沮量才揣分自合投置散非敢生事喜功有所僥覲特以郡之長官謂之守土城壁不築則非所以

守土而曠其職矣故敢冒昧控陳以俟採擇謹以本郡地勢繪成圖本併以繳納

小貼子

幹照得今所築城并包砌據壕寨官計料為費九十萬貫湖廣會子准行在會子五十餘萬貫本軍椿積交割錢約有四萬餘貫向來朝廷許本軍每歲就錢監附鑄二萬貫其後減為一萬貫今若許以元額附鑄十年之數可得二十餘萬貫此亦是本軍合得用之錢便可一面收買磚石擇緊要處修築更乞鈞慈詳酌施行

北九卷

四

申兩司言築城事

幹一介庸愚不通世務昨者妄以本軍築城事申稟重蒙台慈特賜矜念差壕寨官前來相度乃與本軍所欲修築規模不同本軍但欲依郡治小山周圍築城保衛市井壕寨官又嘗相度却欲只築西北一面及大別山一帶二說不同本軍遂具利害辯析亦欲往復詰難以求至當今蒙使所發下幹條具及都統司壕寨官條畫事宜以為築周圍之城不如築一面之城以為本軍所立規模有未便者其一曰大別山俯瞰

城中以高臨下遍受矢石大別山去城中甚遠本軍城之北又自有小山足爲捍蔽城中人家盡在小山之下大別之山豈能俯瞰城中登大別之山望漢陽之城相去數百步豈有矢石可以相及試以強弩登山而射果能射及城中則其說爲驗不然則恐是思之不審其二曰本軍倉敖皆在城外設遇緩急反資敵寇本軍倉庫皆在軍衙之側自去年來前任王知軍方起一小倉在大別寺之側舉而移之一反手豈得便以爲本軍倉敖皆在城外此亦恐是思之未審

其三曰形勢褊隘新汲不便軍城之中有南湖有道觀湖南有韓家湖蓄水甚多可以供汲至於取薪則例是燒荻不過多積可以足用若築大別亦是童山何薪之可採此恐是思之未審其四曰姚家湖永濟港皆是泥泛不可築城泂湜江水衝激不可築城湖港只是淺小藕池四五十步之闊耳目今乾旱土堅如石何泥泛之可慮泂江堤岸因堤爲城去江尚一二丈何衝激之足憂蘇秀之城皆在水中不憂泥泛錢塘之堤可埤海濤不慮衝激此亦恐是思之未審

又以為本軍築城比之築大別之城又省所費
三分之二今以所開具細算又只減得一半即
不曾省得三分之二本軍周圍築城較之築一
面之城自是多費一倍但築周圍之城費雖倍
而却為有用築一面之城費雖省而不足為固
況又於鑰匙頭旋置鹿角又於泂江旋栽榆柳
旋防姦細比而依山既汗漫而難守南而臨江
復曠蕩而可憂猥曰費省不恤害深此亦恐是
思之未審至於都統太尉台判以為新城規模
乃受敵於堂隍之間大別山所築實拒盜於門

北九卷

六

牆之外似此數句語意峻潔而精到有非常人
所能及竊以為堂隍周密則敵不可窺門牆罅
隙則盜不可拒此又不可不深思者也以幹愚
見漢陽之城不可不築政不須彼此迭為異論
先築內城以固根本次包外險以為捍衛如此
則善之善者也不築大別而專築內城者次之
若不築內城而徒欲以大別山為固則緩急不
足守適以誤 國誤民而已事關利害非敢好
辯伏冀台慈更賜詳察

與京湖制使請興築漢陽城壁

翰領郡之初嘗具疵賤姓名通記府正懼僭帥
以速譴訶乃蒙謙尊寵賜台翰至於別紙真染
慰藉隆渥自顧踈微何以辱此再圖布下悃致
謝誠斗大之郡仰藉威重適未有一事可假而
陳者徒有銘鏤珍襲無日忘之仰惟制使以剛
明之資充之以正大之學物欲不足以累其中
是非不足以易其守故其施設措畫雷動風行
蓋夷夏之所倚賴乃復護惜善類不間微賤海
內之士孰不欣欣願執鞭以備使令人心旣
歸大功可就矣翰閩嶠書生自少迂僻量已甚

廿九卷

七

明世念甚薄中年孛累猥衆受徒爲活偶得一
官旣無場屋之能又非閥閱之舊遂甘心塵埃
中計備以受直耳豈敢與英俊量長較短以爭
聲名而取富貴哉州縣之間稍不敢曠廢職業
諸賢過聽誤相推拔脫選之後甫及四年遂剖
郡符自顧么麼何以得此誓當捐糜以報殊遇
而又適以一麾仰隸按臨之下遂得朝夕奉教
條竊窺大賢設施之萬一其何幸如之惟是性
資踈拙於世俗應酬漫不通曉行年六十有四
意緒衰懶深懼不足以當千里之寄尚冀台慈

有以芘護警誨之不勝至望幹自到郡以來深念本軍全無城壁亦欲建白而自顧人微不敢有請近漕使吳寺丞又留郡中乃以其說爲然力贊其法謹具公劄圖本申呈伏祈采矚事役重天列郡所不敢專欲乞下之幕府詳議可否千萬幸甚

復湖廣總領請創築漢陽城壁

幹伏準使帖備示本軍創築城壁事不惟愚陋之見過蒙採擇而又爲推說其不能自述之請不惟貫其踈愚而又過蒙褒獎助其二役之費

光九卷

八

此其精忠體 國至公無我孰肯若此感激之

私蓋與兩郡士民同此心也衰晚不才誤蒙

朝廷躡分郡寄到任以來惟思勉竭庸愚以圖稱塞倍增諸卒之廩新創諸卒之營廣積糧儲精加教閱無所不用其力然爲州郡而無城壁則所謂練兵儲糧皆無用之具蓋既有城壁則凡事可以次第而舉蓄兵以守城蓄糧以贍兵凡所施爲皆有足恃况漢陽之城又爲要害之地蔽遮長淮爲武昌之藩屏乎但事實乘機謀貴及時目今日暑正長可以興役若至天寒則

無所措手本軍所申朝省已及月餘未蒙行下更乞備申早賜施行不勝幸甚

復湖北運使請興築漢陽城壁

翰伏準使帖備所申請本軍築城事翰衰晚庸愚不足以深知當世之務雖嘗採之輿論亦以人微言輕不敢有所建明至於築城一事蓋自少而知學則已知設險所以守國長而從仕則又見有城之可以久存然藏之於心不敢有請比因都運判府寺丞駐節江干不以登陟爲勞覽觀形勢首言本軍之城不可不築遂妄意條

具申之 朝省聞之諸司茲者乃蒙開陳古今得失之跡詳酌東西緩急之勢移武昌之材料助漢陽之工役奉使總領郎中亦捐金十萬以相之列郡建議而監司贊其謀西州築城而東州助其役蓋精忠體 國至公無我古人之所難能而後世之所創見也使邊郡之臣皆存此心則亦何患國家之不固而外侮之足患哉顧區區之愚亦有不敏不申稟者本軍昨申朝廷至今兩月矣尚未蒙行下自今日晷正長可以興工若至冬深則難爲力今兩司既已具申朝

廷當無不從欲乞兩司商議先於官屬中各差一人同壕寨官俯臨敝郡前期計度丈尺及合用工料計度既定則合用磚石竹木之屬先行收買及至命下則移武昌所屯之兵便可下工興築庶幾事役早辦不勝兩郡百姓之望

與漕使趙監丞論錢監利害

翰忽奉使帖令條具錢監買鐵利害翰至愚無知不足以知當世之務然既蒙其官謙抑下問翰亦豈敢自默翰到郡已三閱月於監中利病亦粗聞其一二徒有私切驚愕而已如所謂減

買鐵之額增買鐵之價此僅足以救其弊之末流也其弊之源不在此也官府賦財之出入關節甚多防閑甚密貪官猾吏尚盜用而不顧今聽之自鑄自支而自用之安能責其無弊乎翰於監中官吏無所統屬無以究其曲折之詳然嘗問及 朝廷每歲所得之錢則曰四年之內所積九萬緡耳則是一年之內朝廷所得者不及三萬緡問其每歲所鑄之多寡則曰非二三十萬緡不足以了監中之支遣如此則朝廷所得僅十分之一所謂九分者置之何地耶則曰

買鐵買炭例是衮支朝廷初破本錢四分其後增爲六分今監中又欲破七分之本以買炭支給工匠亦不過歲鑄十萬緡則朝廷可得三萬緡之息而監中亦有七萬緡之本矣今乃鑄二十萬緡則十萬之外置之何地耶又扣其所謂七分之本者其他固難盡知若曰炭每斤二十文漢陽炭價冬月二十文夏月減其半又豈可專一價貴之月而爲例乎又曰官吏請給每鑄一千緡支錢百緡若鑄二三十萬緡則爲官吏者能幾人而可以費二三萬緡之請給耶所

謂工匠之費則又不在此數也以此二者觀之則幹所謂受弊之源者可得而知也惟其自鑄自支而自用之也故不復問朝廷所得之多寡惟恐所鑄之不多所得之不廣惟欲所鑄之多則惟恐買鐵之不及額惟欲所得之廣則豈復顧鐵價之低此使司所以有減額增價之議蓋處利害之外斯能知民情之休戚監中之官吏溺於利害之中雖使盡追鐵山之爐戶大者討而小者戮亦未足以厭其欲也今乃欲使之減額而增價是窒其侵蠹之穴彼又豈肯俯首而

聽命哉爲今之計莫若先計朝廷所得之數立爲每歲本息合鑄之額如但得三萬緡之息則只可鑄十萬緡而本息皆在其中所謂本錢之內除支工匠官吏之費所謂買鐵買炭者又可椿積以爲嗣歲之用又不必鑄十萬緡而可得三萬緡之息矣向也費本四分今增爲七分則自可以償鐵炭之直此法既立則額不期減而自減價不期增而自增矣立額之外不得輒有增鑄動爐之日委官監視而拘其出入則弊可革矣今乃慢無統紀聽其自鑄自支而自用之

上以洩天地山川之藏次以竊人主富貴之柄下以重爐戶追擾之困是豈可不早正而力救之乎然猶有一說兩淮荆襄人煙蕭索而鐵錢太多故其用也輕數年之前鐵錢二當銅錢一今則以三當一矣如爐戶得鐵錢五十向也可易銅錢二十五今近可易十七則已折三分之一矣此鐵價之所以愈貴若監中所鑄無度則銅錢愈重鐵錢愈輕今若立爲限制而朝廷又能出數十萬官券易鐵錢而藏之則鐵錢稍重矣此非某官莫能開陳而力行之也幹衰老亡

庸獨其憂國之念隨寓而發勃勃而不自覺惟
恕其狂直而察其情則千萬幸甚

與漕司論放魚利事

榦伏準使司行下欲以湖北路諸州所管魚湖
所收課利盡行蠲免應湖北所產魚蚌之屬聽
貧民從便採取主家不得執占仍許諸州以交
割錢理折每歲所收魚利既不失諸州支遣財
賦又使貧民得採魚爲食以度飢荒似爲良便
然其間乃有大不便者恐亦思慮有所未至耳
湖北諸州湖池有係民戶祖業者有係官地民

戶請佃多年者有產業之家或自爲主或立年限
租糶與人而租糶之人爲主者每歲冬月採魚
湖主不能自採皆是荆襄淮西江東湖南諸處
客人駕舡載網前來湖主家結立文約採取魚
利而與湖主均分之採魚之人多是亡命不逞
之徒每遇採魚或其徒中自相攘奪或主客之
間互相爭競大則賊殺小則鬪傷今乃欲聽從
民戶採取則諸州取魚客人皆不肯復與湖主
均分湖旁強橫之民又羣起而爭之湖主亦不
得而問也湖主歲收湖魚之利多或數千緡少

亦數百緡又豈肯坐視而不問乎其勢必至於爭鬪諸州之客並湖之民既與湖主爲鬪客之與民徒黨之中又自相爲鬪則賊殺鬪傷紛然而起矣設或結爲徒黨更相抗拒意外之變豈能無之今以十金投之地而聽人之爭取猶有不平而爭鬪者況湖魚之利動數千緡又豈可不辨主客而聽人之攘奪乎且湖北一路有田租有菝地有魚湖皆隨其所產官司所收十不及一其餘皆地主之物也湖魚可聽人戶之自採則菝柴田禾亦可聽人之自取乎州縣百姓

有耕田者有種地者或爲工或爲商或爲士今歲大旱無民不飢若是者皆非能取魚者也通州縣而計之旁湖而能取魚者十之一二耳雖捐魚利而聽其自取士農工賈豈能率被其實惠乎至於富厚有力之家有強梁地客百十爲羣亦並緣官司指揮網取他人之魚利則又將何以禁之乎貧民不得受實惠豪強得以恣其惡州縣之間詞訴紛起況於意外之可慮尤可寒心以愚之計莫若且今仍舊行下州縣細計每歲所收魚利先將交割錢總計人戶多寡真

貧乏者散錢以與之彼既得錢可以糴米又以買魚爭鬪之患不作而民受實惠矣計無便於此者更乞將榦所陳送僉廳詳議施行伏乞台察

申制置司乞援鄂州例給米

榦竊聞之當天之大任與立天下之大業者要當有公平廣大之心今天下之人物所謂當大任立大業以公平廣大爲心未有如制置大卿也榦也庸繆衰晚之一夫 朝廷過聽畀以專城之寄歲適大旱種不入土野無青草湖北

一路未有漢陽之甚者也復州德安皆產米之地鄂州諸邑亦有山源之田間得半熟漢陽爲郡皆平原曠野民無蓋藏一經旱暵四野如焚老稚纍纍去死如髮稍涉冬寒枕藉溝壑誠可傷也本軍交割鐵錢七八萬貫收糴米穀僅可及城之內外千餘家耳四郊之外實無力以及之徒有憂歎而已近聞江東一路請於 朝廷得米三十萬碩又有常平米三十萬碩又和糴到十萬碩朝廷又以三監司各分州俾任賑濟之責獨湖北一路荒旱如此未有監司過而問

之者亦未有捐一粒以救州郡之匱乏者豈湖北百姓非朝廷之赤子乎方切驚愕以爲本路無賢監司則若是也固宜今皆朝廷遴選以爲大賢也則奚爲若是數日以來忽有相傳以制使司捐米四萬碩以濟鄂州總所之乏市井鄉村飢羸小民莫不扶杖而起以爲吾亦將有更生之賜也或者乃曰總領運使皆大官故制置使司特以濟之汝蕞爾小郡誰復汝憐哉是不然制置大使之發粟爲百姓也豈爲總領運使哉東西兩州相望使東人飽西人瘠東人喜西

人怒豈制置大使之心哉或者又曰鄂州地大人夥故捐粟以救之非漢陽比也鄂州人固衆矣漢陽亦當十分之一鄂州可給二萬則漢陽亦當給以二千碩制置大使不當賑其大而遺其細也今一路監司旣皆不問而制置大使亦不問則此郡之生靈枕藉而死亦命也哉百姓旣不當言而郡守又不爲之言則是坐視其死也夫子嘗以周而不比爲君子在易之比亦以顯比爲吉同人于野爲亨同人于宗則吝制置大使以公平廣大爲心何愛米二千碩而不以

慰漢陽百姓之心哉故敢冒昧控陳尚冀台慈少垂憐念不勝一郡百姓之幸

安慶與宰相乞築城及邊防利便

翰一介寒微無足比數誤蒙鈞慈曲賜收錄起從香火畀以潛藩拔之於世所共棄之中置之於望所不及之地固知筋力既衰邊陲多事難以稱塞然以恩德隆厚未敢固辭扶曳就道勉竭駑疲以圖報效翰伏自開禧丙寅往來兵間親見北虜入寇棗陽無城最先破隨州無城則又破復州無城則又破信陽荆門無城則又皆

北九卷

七

破郢州號爲石城虜人圍之三日而去襄陽德安城最堅攻累月而不破以是知古人築城鑿池以爲捍禦此不可易之長策也自更化以來力排羣議一意修築邊城兩淮江南可以安枕而卧此不世之大功也翰昨守漢陽嘗以城壁爲請 朝廷以爲內郡遂寢其議今到安慶亦覺此役不可不興謀之郡人謀之同官皆以爲然遂敢條具申聞欲望鈞慈斷在必行則龍舒之民感戴恩德當與潛皖相爲無窮也至望至望翰近亦有書稟李制帥以爲保伍不可不結

屯田不可不講此二事者兵可強國可富若其說可行則守禦無遺策矣翰視事之五日即聞浮光有警又五日聞安豐亦被擾殘虜狂悖此天速其亡也十數日來天雨不止頓兵堅城之下以此之逸待彼之勞亦何足慮但彼亦獸窮則搏自此亦恐未有安靜之日更望鈞慈超然遠覽毋爲宴安之謀勿聽苟且之論使在我有金湯之固彼自望風不敢正視則永永無虞矣與淮西喬運判辨起夫運糧事

翰天子之幸兩獲預屬吏趨走之末孰聞某官

廿九卷

十八

體國愛民之意至深至厚凡在列郡敢不奉承翰衰晚多病分甘投棄誤蒙朝廷復畀郡符

冒昧此來意亦以淮郡久被賢使者存撫之恩可以藏拙今乃大有不然者今日爲守令者最當固結民心而淮民之困苦憔悴最可憐憫旱蝗疾疫天旣困之於上敷抑驅擾人又困之於下又何以使之效死而勿去耶巢縣之寨木合肥之馬草一則曰起夫二則曰起夫小民旣以飢餓流離不能自存矣稍謂之稅戶者亦皆破蕩產業無復生意每念及茲不覺涕泣之橫流

也近承使帖起懷寧桐城兩縣人夫運廬州一
萬石米已具迫切之情冒瀆台嚴矣想軫念淮
民必蒙開允今又承使帖再差宿松望江太湖
三縣人夫運廬州米蓋前所申者尚未呈徹耳
欲乞台慈照前所申併與蠲免不勝千里生靈
之幸翰到郡之初竊以爲此郡古稱名郡而蕩
無城壁之可恃急欲創築城壁今也邊事方殷
難以乞差大軍只得募五縣百姓相與助役則
其間豈無勞擾輒具公狀申聞欲乞台慈以本
郡見役大衆一切差夫特與免放則千里幸甚

安慶爲郡別無財賦所入甚微前兩政輒以羨
餘爲獻其間極有難言者雖得善爲郡之名而
壞此郡者斯人爲之以孱弱衰病之軀當此繁
難困弊之地若非賢明使者力賜扶持則獲罪
必矣今之爲政者不務恤民但求利己視其外
則若汲汲於事功而誕謾欺罔使百姓怨入骨
髓誠不忍爲也後唐以茶鹽敷百姓俾助米麥
謂之博征周師入境皆篋食壺漿以迎之彼猶
以一物博一物今之郡縣皆扼民之吭而奪之
食者也可勝歎哉仰恃賢明知眷之深吐露情

素冒瀆威嚴罪當萬死

又

翰昨者妄以乞免起夫事瀆台聽意謂必蒙開
允今準使帖從僉廳所擬再行下照差環顧百
姓不勝驚擾翰往年倅安豐每見鄉民困於官
司之擾已爲之驚懼及今此來尤覺百姓窮悴
被擾百端殆若非人世者城市之中民之窮困
或自經自刎以爲不如無生此何等景象哉起
夫一事官司敷之稅戶稅戶抑勒佃戶稅戶每
三四十千起一夫未免有鬻產之患佃戶以爲

北九卷

卅

投之死地父子夫妻相顧號泣而後行此誠爲
政者所不忍聞也目今春農方興麥未刈秧未
插蠶未繅豈忍使之失一歲之計耶況復道里
迂回官司皆有重費傷財害民莫甚於此擔米
火頭之屬五縣共管四萬夫以虜人一小隊犯
浮光而爲擾如此萬一又有甚於此者則百姓
何以自存正恐兩淮之禍不在殘虜而在蕭牆
之內也本府素無城郭居民日夜皇皇前數政
略不留意翰到任之初自度無以爲守禦之計
銳意興築幸而同官協謀邦人翕然從之見鑿

石燒磚五月初即興工欲以數月辦集邊事不
寧不敢乞差大軍其勢只得起夫興築日役萬
人亦皆今所欲起夫之百姓也欲乞台慈以本
府興此大役特與免差不勝官吏士民之幸雖
無爲未免起夫然愚意亦以爲無爲亦是不應
差但無爲又無本府築城之役自非其官軫念
淮民不忍使一夫不得其所則寒賤小吏亦何
敢冒犯如此若必欲起夫則民不得安城不得
築一郡狼狽何以支吾此軫所以死請也百拜
頓首敢爲邦民乞此餘生惟某官垂憐焉軫衰
儻蒙某官由賜保全幸甚

廿九卷

廿一

晚素無官情特以 朝廷不棄之恩難報意謂
邊庭無事州郡富實措置一二年使此郡可爲
一保障不意公私困乏邊警日至亦甚悔此來
軫又有一說運廬州之米止得安豐合肥兩處
各出二千人馬馱之屬循環迭運不過一兩月
亦可運其爲費甚省而自辦若不計民間之利
害與事體之逆順但欲一切起夫非愛民利物
之至情也聞虜之入寇大抵以歲幣爲主三兩
年間所謂書生者皆以免歲幣爲請也 軫雖

至愚亦切笑之惟某官毅然力排衆論至於今日而其驗已如此則通儒有用之學非若世之不達時宜者今某官持節於此殘虜豈不知感又安敢深入耶運糧一事亦正可徐徐而圖之也百拜頓首哀鳴以請惟台慈其憐之

申安撫司論買馬利害

翰昨準使司行下收買戰馬雖自顧駑下不足備使令亦粗知邊防事急使司買馬豈敢苟簡日夜督促諸縣人品雖不同亦以本府催督之故應有馬之家盡行搜尋解到本府本府喚上

牙人又專委一二親信曾諳曉馬之老少羸壯者相視其量度高下又皆親至堦前一比度率十餘疋中方得一疋可以申解又其價例皆是十償一二鄉村人家畏懼上司只得退聽及兩次申解使司其初十疋則揀退兩疋續解八疋則揀退四疋皆減落價錢問之解馬之人則云使司選馬合千人皆云無錢可用又云不解馬牙及賣馬人來以故多方邀阻今官司一舉動則承行之人不務徇公但知謀利此不足恠減落價錢退還馬疋本府只得承受但恐自此馬

愈難得徒使本府虛受不任責之罪若使本府
捐一二百券作糜費使用以驚馬申解固亦不
難又恐本府有欺罔上司之責此在小郡利害
尤輕第恐其他州郡奉承此意反使使司買馬
愈難不惟不得良馬而反得驚馬此於邊防事
體關係尤大幹仰荷使令不敢自隱謹具劄稟
欲乞台慈專委親信清強文官一員監視以防
欺弊不勝千萬之幸

與安慶屬邑詰問起夫事

竊見守令之職愛民爲先諸君到任許久豈不

見淮民遭開禧兵戈之擾又遭旱蝗之災

前歲一旱亦諸君所親見漕司行下敷巢縣屋
料及廬州馬草若州縣有措置自當差人至地
頭買納何至科配百姓既勒令出料出草又勒
令出夫般運甚至不和雇舟船乃欲起夫運草
一擔之草未直百鏹一夫之運何止數千但知
花押行下不識人間辛苦況又不能禁戢吏卒
縱之下鄉搔擾斯民何苦受此荼毒每念及此
不覺涕下近日漕臺行下起夫運廬州米二萬
五千鄉村聞之如赴湯火富室有破家之患細

民有喪生之憂諸君亦有室家亦有父子誰不
愛惜正當視人如己視民如傷今諸縣間有使
聽吏言公然搔擾上司之命固當聽從天子之
民亦當愛惜況老身不敢自愛兩申漕臺願以
此身為百姓代受此苦諸君不過申漕司以為
本府給榜告示諸縣縣下人戶聞之皆不伏差
使乞下本府速賜施行則縣道有所憑藉以役
百姓如此則漕臺不過按罷一太守耳於諸君
初無利害何苦遽然如此以致百姓皇皇不安
目今秧未插麥未穫蚕未繅遂使鄉民失一歲
萬幸甚

辭依舊知安慶且丐祠

翰一介庸賤無足比數蒙公相之顧遇拔擢超
躡家故窮空孳累猥衆筮仕十有五年皆得食
租衣稅不至流離飢殍毫髮皆公相之恩也雖
身膏草野亦不足以言報今至於復其舊職乃

牢詞而不就者畏清議避機穽也畀以列郡而
不受予之藩府而受之此豈能免當世之譏議
況其所至動與物忤非公相雲天之庇已不復
有今日矣況敢自蹈於不知廉恥之地哉築城
所以保民也自初建議已譁然而見攻矣及其
速成則曰是必勞民也及其費省則曰是必擾
民也元僚之辟制府之請也五關之守禦淳光
之督戰制府之命也未及行而嫉之者紛然矣
眇然庸儒何足知天下大計乃創爲之說曰是
道學之徒喜言大義談恢復也守土之臣去制

府五六百里邊陲之事未嘗與聞一有失宜則
曰是嘗與謀也軍旅之際征役繁興民不堪命
少陳利病則曰是素喜爭也東羅西網一舉足
且蹈其中憂畏憤懣殆無容身之所縱使無歷
陽之除亦當哀鳴造化以求避況今嫌隙旣開
豈敢冒犯清議試身於不測之禍哉倅安豐則
得罪於太守守漢陽則得罪於監司今怨咎滋
起復有其兆矣是皆稟資狷狹賦分竒窮有以
取之也榦開禧年間從事荆南幕府往來八關
備歷險阻因得痼疾目今復發加以痰喘不可

支吾儻蒙鈞慈特賜憐憫投畀山林自同麋鹿使之悠然涵泳聖化於寂寞之濱生死骨肉之恩沒齒不敢忘也不然政恐他日異論橫生雖公相愛念之深亦恐不能以庇之也俯伏俟命下情不勝戰懼之至

與

辭依舊知安慶府

朝廷於幹真有造化如翼之恩幹以樸櫟凡材加以剛狠若繩以當世之論自不應齒士大夫之列入仕且十五年無非動與物忤怒目疾視擠而陷之者衆矣朝廷優容有陟無黜家本窮

北九卷

北六

空孥累猥衆二百餘指不至餓死婚嫁粗畢無累後人此恩此德寧可不知所自來制參之辟朝廷令以包砌城壁畢日供職則亦知一郡之命實繫於此舒和兩易則一二友實誤制帥非朝廷之本意今此朝廷又令還安慶之任且徇舉留者之請則朝廷之恩厚不惟及幹而舒民感朝廷之賜又當如何也如幹小官自當竭蹶趨赴舊任以報朝廷恩遇之厚以成安慶城壁之功夫復何言然其所以遲回道途決爲歸山之計者蓋亦有說古之人直道而行初無嫌疑

亦無顧忌可仕則仕可止則止雖舉世非之不恤也今則不然利祿之習勝恬退之風衰幹之素行又本不孚於人今乃捨和而就舒殆若與人爭較州郡之大小比量俸入之厚薄物論紛紛安能家置一喙以自解哉生平顧惜名義甘處窮約今年幾七十乃使人得以貪榮慕祿而議之是誠可畏也昔有以財賦羨餘而申聞朝廷以秤提官會而奉行條約其忠誠體國之念不足以暴白而後生小子至今猶得以議之然則清議所在亦豈得直道而不顧耶世之苟賤

無恥行若狗彘者人皆置而不論至若名在偽學之籍則一舉足必議其短此古之學道者所以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至死而後知免也幹之負朝廷之恩有莫大之罪負安慶之民亦誠所不忍然使幹得以退歸田里保全晚節是乃所以欽承朝廷崇尚廉恥涵養風俗之意安慶大郡不過擇一公廉慈惠之人以爲之守則必能爲朝廷牧養百姓城壁一役土功已畢包砌之磚亦已燒造四百餘萬同官既皆協力又有寄居士友十二人人分百二十丈自行管幹朝

至夕歸如己私事不過今夕自可了畢方今英俊如林如幹等輩車載斗量何可勝數亦何足以勞朝廷之區區賦以祠祿放歸山林物論定矣幹自丙寅丁卯爲湖北帥屬往來兵間遂得嘔血之疾後宰臨川詞訟繁冗日夜勤勞加以痰喘至老愈甚每見朋友楊子直楊通老廖子晦皆以既老且病仕不知止至其身後無不狼狽今又豈宜復蹈其覆轍哉此幹所以決於退閑非敢爲是矯飾之言也以君命之嚴不敢即安私室孑然一身宿留逆旅尚望早爲白之庶堂毋使一介小吏有再三之瀆以重取罪則爲幸大矣

與西外知宗訴同慶墳地并事目

幹至愚無知然於鄉黨親族未嘗有毫髮爭競之心顧以墳墓祖宗藏骨之所不幸爲豪強侵犯子孫之義自不容已雖其事已白然猶懼禱勸化冀其自還如是者二十餘年既不退聽而狠戾玩侮益甚自知宗秘書下車以來私切自喜以爲已白之訟而求決於至明至斷之前可以頃刻而定然竊伏下風觀道德聽教誨起敬

起慕何敢以紛爭猥事仰紊清聽蓋隱忍而不發者又一年于茲矣桑榆之景浸迫遲莫深恐一旦溘然遂填溝壑則祖宗抱無窮之羞子孫銜無窮之恨故輒具公牘私自慚報亦不敢躬造庭下伏冀台慈特賜矜察

事目

韓世居福州東門外所居之旁百餘步有同慶僧寺寺之屋宇多先世捨造其題梁猶可驗也由是三世祖墳皆葬同慶而僧堂之側春秋合族饗祀不絕以世數考之今三百年矣先君察

院嘗即寺之廊屋爲書院察院之親從妹有婚曰趙帳管名公珩者無屋可居先姑爲之請遂輟書院借之其後久假不歸生息日蕃有子十二人一寺皆爲所占然猶有僧堂乃家間往來饗祀之所淳熙間趙帳管諸子不顧甥舅之誼輒令僮僕於墓下牧馬作踐先兄經閩縣陳詞織塞小門以絕牧馬之路復開僧堂後門往來祭祀閩縣給榜約束猶可覆也至慶元間先妣宜人棄諸孤兄弟相與廬於墓去城數十里帳管之第八子彥翻者遽占僧堂以居塞李家往

來祭祀之路復開小門以通往來又於僧堂之後築爲高墻以爲花臺之觀與夫庖湍之類跨越溝界侵入祖墳禁地七八尺舉族痛苦摧割然猶未敢告之有司徧託鄉里長上卑辭厚意致其懇禱諸趙漠然不顧不得已遂經宗司投牒諸趙譁然而起或以多貲請求或以威力恐脅不顧義理強辭枝蔓宗司遂委官地頭打量驗定見得侵占丈尺分明告示日下除拆墻圍給還禁地趙縣尉又妄以其妻生產爲詞乞展月日故爲遷延幹以禍患貧困之餘急欲到部

遂於宗司出給斷由以爲圖記而先兄卽世幹又以貧故奔走急祿十有八年雖足跡不得一至松楸之下然痛心疾首一寢一食未嘗不在丘壟之間也諸趙之官途相逢者則竭誠以懇之其在鄉曲者則貽書以禱之或頑然而不顧或面許而背違至其兄弟急難之際不顧利害極力以救之者不一而足始則深以爲感終則反以見侮及幹奉祠來歸不惟前日所占之禁地未還而後來之侵侮益甚合族相告以爲自幹一出之後帳管第七子彥備者又復於墓前

掘去石條斫伐大木從弟因禮問之彥備趕逐
奮擊族弟有救勸者遂爲所歐以至傷重從弟
經宗司論訴案牘具在今歲之春族人相率葺
理墳塋增培墳土初與諸趙不相干涉畢工之
次日又有拋積不潔於墳上及鋤削所增之墳
土者已而墳右數尺之內巨竹成叢悉爲斫伐
審問其人則趙帳管之孫實爲之以親戚爲之
勸解遂不欲竟其事彼之強橫有素則陵犯所
曲乃其常態苟可容忍亦姑置不問至於禁地
一事則孝子順孫之所必爭而不容以自已也

伏念 國家深仁厚澤雖馬豎夏畦之鬼亦得
十八步之墳禁以庇其枯骨法令明備犯者有
刑趙帳管之子孫乃獨敢不有國家之法今況
宗司已斷之訟亦復玩視而不顧則縱橫四出
亦誰得而制之福州宗子大率謹守禮法而城
東一族乃獨重爲平民之害趙帳管之子黃氏
之所自出則今之墳墓亦其母之先祖也縱以
舅爲不足道獨不念其母乎不念其母亦何所
不至哉不遵 朝廷之法令不聽宗司之約束
不顧其母之親屬猶爲有人道乎翰也三世祖

墳已經三百年及榦之身衰弱不振乃不能保其墳墓之禁地官府既爲之辨明亦復因循以至今日春秋拜掃墓下布席之外殆無容身之地俛仰悲歎心焉如割尚何面目復見祖先於地下乎今齒髮衰頽行就溝壑若不鋪陳事因告之仁人君子則將抱終天無窮之恨伏惟仁慈少加憐焉

新淦申轉運司乞賑卹縣道

伏準使帖委請運幹李司直契勘本縣少欠綱運及見起解上供及本縣苗數等事已開具公

狀乞備申訖大抵本縣財賦所入供其所出每歲嘗欠二萬緡積之一政常拖欠六萬緡若遇歲有凶歉催科不辦及如向來軍興及兩年峒寇之擾科需券食費用百出則愈見不可支梧以綱運常是拖欠縣官常是放罷縣吏常是決配縣無道以爲策只有哀鳴富室預借緡錢形勢之戶恃縣道爲債家控持驅役惟命是聽貧弱之民視勢家如官府冤抑愁歎無時獲伸則不惟縣道狼狽而爲新淦之細民亦無復生全之樂十數年來人皆知新淦之難治而不知所以

難治者蓋在於財賦之入少而出多亦有知其如此者而漠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今運使國博乃能軫念下邑特屈上幕俯加察訪此非惟官吏之幸實一邑細民更生之幸非惟一時之幸實一邑官吏無窮之幸也竊見朝廷以天下爲一體監司以一路爲一體痒痾疾痛見於肢節之間而此心未有不爲之動者旣動其心則將必有以處之矣此么麼小吏與夫一邑吏民所以聞命踴躍日夜矯首庶幾延羸垂絕之邑一遇良醫而元氣爲之頓回也更望台慈曲賜垂念送下僉幕條陳所以賑卹縣道之策而施行之不勝千萬之幸

再辭知潮州丐祠

翰不避斧鉞之誅輒具稟劄仰干鈞聽翰昨嘗控陳哀悃祈免潮陽之命不謂措辭未白誠意未孚以致有旨趣行未賜俞允翰不勝戰懼回皇之至伏念翰庸陋凡才摧頽暮景投老山谷誰復顧憐獨蒙 朝廷軫念若此畀之便地寵以見次種種優異雖以老病投辭尚蒙寬貫令其一行感戴恩德何有窮已愚夫小人受一金

之賜尚知感激以圖報塞幹雖無知其於君父
大誼朝廷特恩豈敢寧居尚煩督促實以疾病
加劇見之申牘無一飾詞若不哀鳴反成欺罔
況顧妻孥憂貧賤苟具此身誰無此志乃欲甘
心屏伏自取飢寒亦豈人情所恨賦命奇蹇老
而益困朽株枯枿不足以仰承雨露生成之恩
中夜以思但知感泣恭惟某官著龜之識江海
之量俯垂鑒照特賜矜憫曲爲敷奏追還成命
使得偃仰一室安養賤軀繼今日之生全莫
匪二天之庇覆饑膺刻骨頂踵知歸若蒙憫其

貧病再與陶鑄宮朝差遣一次使得仰竊升斗
以活餘齡實戴隆天厚地之施幹勉扶病軀申
布忱悃且痛且忍言不成文雖欲吐露有失倫
次方命之譴復此驚憂尚冀鈞慈俯賜矜察幹
下情無任戰慄之至

